

中國政治人物

胡 紫 萍 編

大達圖書公司發行

中國政治人物

胡紫萍編

大達圖書公司發行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版初月七年七十三國民華中

編輯者 胡 紫 萍

發行者 大達圖書公司

福州高節路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元四價定本基

中國政治人物目錄

徐繼莊案前因後果

救濟特捐的由來

孔門四傑

國大糾紛真相

民主促進會內幕

李品仙與唐生智的私交

瑞納與西安事變

廣東省議長逐鹿記

盛世才如何殺害杜重遠

國民黨黨團合併的經過

泛亞會議中兩代表

陳果夫與陳立夫

青年黨與少年中國學會

中港經濟協定內幕

沈鈞儒與救國會

外交界的人事滄桑

宋子文到底有多少財產？

政治怪傑陳獨秀

川島芳子生死之謎

陳彬談「汪公館」

女王奇俊峯血案記實

瀋陽金佛失蹤始末記

白崇禧二三事

農工民主黨內幕

洪門組黨前後

青年黨內閥真相

張道藩爲何棄官

吳稚暉的風趣

張君勱與張嘉璈

轟動陪都的高秉坊案

陳儀與魏道明

徐繼莊案前因後果

貪污數千萬萬鉅款，畏罪潛逃的前中國郵政儲金匯業局局長徐繼莊，匿藏了好幾個月，終於一月廿一日夜十一時在香港薄扶林道一三二號被捕了，現在正由香港政府審訊，俟中國政府交出徐氏犯罪罪證後，如港方認為滿意，經過法律手續，就可引渡押回上海了。

徐繼莊自去年十月三日以全國四大貪污案之一的嫌疑罪名，被上海地方法院提起公訴後，因徐事前略知風聲，出入非常謹慎，到十月下旬因蔣主席對此案異常震怒，親下手令付上海警備司令宣鐵吾緝捕，徐氏在某方掩護下偕其愛妾王白梅化裝難民乘搭三等艙逃港，初住九龍尖沙咀萬邦公寓，一度往澳門，返港後匿居東山台，被捕四日前始搬至薄扶林道一三二號友人奧德爾（電影業經紀商）私宅居住，準備候機赴美。

上海警備司令部於去年十一月十七日，在泰安路廿二號徐氏寓所將其太太徐金珊逮捕，始悉徐已避居香港，乃派密探跟蹤往港偵察，因徐深居簡出，雖偵察者從徐之友人方面追尋線索，來去港滬數次，終未獲得要領。不久以前，警備部稽查大隊長戚再玉因他的案子被捕後，於是他的行踪便神祕了起來。一月初旬，滬警備司令部再派偵緝大隊長羅靜芳率領幹探鄭重爲、馮仲連、趙廣祿等赴港偵察。諸幹員抵港後，即與外交部兩廣特派員公署郭德華特派員聯絡，由外特處介紹與香港警署，備述中國政府追緝徐繼莊的理由和決心，請求香港政府協助。經十二日之探索，始從徐之愛妾王白梅之行

踪中，獲悉徐之住處。

廿一日夜十一時許，正細雨濛濛，衆警探於週圍佈置適當後，即由西人警員進行捕人。威廉臣警長敲開大門後，即向開門的人說明來意：「據中國政府派來的人說，知道有一個他們要逮捕的人住在這裏，他們想看看這屋子」。在這樣的情勢下，於是，正擬就寢的徐繼莊被「請」了出來。當徐繼莊發現有人來逮捕，立刻變色，呆了半天，才鎮定下來，要求更換衣服，於是便跟警察走出門口，他就被捕了。

徐繼莊被捕後，首先押在荷理活道的中央警署。夜間企圖自殺者凡三次：第一次撕毀襯衣，結成布條縊頸自殺，因布條中斷未果。第二次、第三次則以頭顱向牆壁猛撞，幸被看管人發現，而未得死。警署恐生意外，遂於廿二日午后移押赤柱監獄，特別加以看管。

他的愛妾王白梅，自徐被捕後，即四出活動營救。在法庭上，徐亦否認有罪，並且反對引渡，延請律師予以聲辯。

香港法庭審訊徐繼莊的日期是廿二日早晨十點半鐘，由第一庭法官亞利馬打主審。徐繼莊出庭時身着藏灰西服，襯衣上未繫領帶，撕去的下襟勒在褲內，徐所還看不出來，近視眼鏡已被取下，雙目凸出微垂，顯得十分憔悴，頭髮凌亂不堪，滿臉倦容。

提堂後，法庭書記即宣讀案由：「被告徐志章，又名徐繼莊，四十四歲，無職業，香港無住址，中國政府引渡之逃犯」。

法官即詢徐對本案有什麼申辯？徐聞言馬上即以上海話回答說：「我絕對沒有罪，如果我有犯罪

行爲，則我不反對引渡！」並聲言要延請律師爲之申辯。

法官當即告以：「此案係一引渡之法案，將解由中國政府審理」。

檢查官威廉臣（香港中區偵探部警察）就在這個時候，亦向法官申述辦案經過，他說：「本月廿一日晚上十時三十分，奉命率警探及負責此案的中國官員，同至薄扶林道一三二號地下，出示拘票，將被告拘捕，落案時被告矢口否認犯罪。」

法庭分別登錄供證，因被告不承認在國內犯罪，故照例應由香港法庭先行提審，屆時並由緝捕引渡方面出庭，出示被告犯罪證據，然後始能引渡。

但據上海派來的人員談：「徐實係罪犯，並非嫌疑，當時上海地方法院發出的是拘票，並非傳票，故徐本身，實爲一逃犯」。香港政府方面，業已通知外特處要求交出徐所犯罪的一切證件，俟證件到港後認爲合格，再經過法律手續，才可引渡，所以辦案的人已急電上海準備正式引渡公文，將徐引渡回國。

徐被捕的第二天早晨，筆者曾往薄扶林道一三二號訪問。

這是一座半山非常安靜的洋房，在瑪麗醫院上面一個小山坡上，陌生的人找起來是非常不方便。屋主是一位六十多歲的叫做 Bowen Odell 老太太，看起來非常慈祥可親。她和氣地招待我坐在她的臥室裏，她說：徐繼莊才在這兒住了四天，四天前他和他的姨太太王白梅和一個廿幾歲的孩子一起坐了一輛「的士」來的，就住在樓下，她與徐繼莊從前並不認識，他認識一個姓徐的中國人，是做船務生意的，幾天前那個姓徐的來看她，說有朋友要到美國去，住在九龍城不方便，希望在這裏借

住幾天。老太太認為大家都是朋友，當然可以，於是徐繼莊他們一家就搬了過來。「一個很有禮貌的人，誰會想到他竟會舞弊那麼多的錢！」

據這位老太太說：徐自搬來後，從來就沒有出過門。前三四天裏門口總有幾個不認識的人在旁邊走來走去，也許就是逮捕他的人。

老太太有一個女婿，是一家影片公司的經理，現在到馬尼刺去了，並且有一個外孫，現在還在外面沒有回來。

最後我們去參觀徐繼莊住的那間房子，打開門一看，被蓋還是摺得好好，好像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的樣子。

徐繼莊在上海所犯的嫌疑罪計有：一，去年政府發行美金公債四億美元，徐經手售出的五百萬美元，竟中飽四百萬美元之多。二，在中國郵政儲金匯業局任內，他利用職權，有侵吞公款國幣一千萬元以上的嫌疑。三，據去年九月江蘇監察使署公佈：徐繼莊及其屬員貪污舞弊嫌疑罪有下列三項：第一，承做押匯，不按手續規定，對押匯借款及保證人信用，均於事後敷衍補查，承放更漫無限制，致遠洋貿易公司擔保的押匯本息計達一百四十餘億元，迄未收回。第二，未奉核准承做外匯，違反該局迭次通電的指示，僅巴山銀行一筆，結欠本金達五億元。第三，違反政府法令，承做外匯進口押匯，並且放款未曾歸還，即先行發還抵押品，致立達國際貿易行結欠本息美金十八萬餘元，迄未收取。四，遠洋公司一案，徐投標沖繩島大批剩餘物資，出價五百萬美元，投得後，以七百萬美元售與遠洋公司，由徐繼莊許可彭秉澄向郵匯局透支千億元國幣，而彭則送回黃金數千兩與徐以爲交換條件，因

此徐彭兩人，便假冒十六個商行圖章，做成這件買賣，不料正和銀行一倒，結果虧了下來。

徐繼莊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據徐氏友人稱：徐現年四十四歲，原籍浙江鎮海，在金融界鉅子中他是最年輕風流倜儻的一個。他的父親徐青甫是浙江財團有力的人物。徐初爲中國銀行練習生，後往美國研究銀行學，返國以後即在銀行界服務。最初跟黃郭在北伐軍經理處做事，不久便成了黃郭的契子，就因這種關係，再加上他父親與當軸的師生關係，徐剛過三十歲，就進了中央銀行，做過濟南、九江、漢口分行的經理。當豫鄂皖贛四省農民銀行擴充成立中國農民銀行時，第一任總經理郭外峯死了之後，他便扶搖直上，被中央破例賞識，任爲總經理。在這個時候，他還是一個清廉嚴謹有爲的幹才，也就是在他任內，農民銀行才逐步發展成爲國家銀行中四大行之一。據說農行在英國德納羅公司印鈔票，照例公司要送一筆巨款給總經理做禮物，他却將這筆厚禮原封退回。同時，他也不任用私人，甚至他叔叔介紹的人都遭到他的拒絕。

中國的官場是罪惡的淵藪，終於在日薰月染之下，他變成了一個同流合污的官僚。一九三四年接長郵匯局，他就完全的轉變了。

他沽名釣譽：一九三九年在香港他熱中了體育，在郵匯局裏鑒養了一批終日不辦公的球員，挪借公款，出資興建東方會的七姊妹游泳棚，資助東方體育會，南華體育會，創立香港銀行體育會。一九四〇年徐亨領隊的東方足球隊遠征菲律賓、南洋一帶，全部開拔費都是他墊借的。

他愛玩女人：所以在重慶時代喜歡多用女職員，使儲匯局變成了重慶數一數二的榮香國，致風流

案屢有所聞。太太隊中，亦有「黑市」「明市」之分，在重慶時曾一度鬧離婚糾紛，付給某太太贍養費六百萬元，才了結這場桃色糾紛。他的太太究竟有多少，沒有誰弄得清楚，但從他已有卅多個兒子來說，也就可知一般了。

他熱中地位：在重慶時代爲了競選國民黨中央委員，曾耗資達數千萬元，結果弄到一個候補。

勝利後到上海，他又愛上了跳舞，以重金買得上海米高梅舞廳的紅星王白梅的青睞，而與之同居，專房擅寵。以黃金二百八十餘條購得極司斐而路前上海市長錢大鈞的別墅，金屋藏嬌，內部陳設之華麗，素有上海廣寒宮之稱。

他以爲有靠山，滿不在乎，終於鬧出了這個大亂子，而揚名海內外，成了一條臭新聞的主角。

救濟特捐的由來

財產稅經過了漫長的「蛻變」變成救濟特捐，原先徵課對象是豪門巨富，現在已變成全國公攤了！而且，勸募總目標僅十萬億元，若以美金計算，不過三、五千萬而已。在私人存在外國銀行的四十八億存款中，僅爲一百四十四分之一二，即使全部由外國存款階級拿出，也是九牛一毛，何況這些人是「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爲」的角色呢！

記得在七八年前，那是抗戰初期，很多經濟學者都主張開徵財產稅，因爲軍火戰費在在需錢，政府完全增加通貨發行，不是辦法，應該平均財富，本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以廣財源。這個意

思，也就是要發國難財的人掏出錢來，這種聲音，雖然已經得到國內外輿論一致讚同與支持，可是，政府沒有澈底實行。

重慶開參政會的時候，幾次提出正式提案，請政府「迅速辦理」，復員以後的參政會，又舊案重提。同時國民黨二中全會上，全體一致通過，請政府徵課財產稅，立法委員亦以不動聲色熱烈研究這個問題，並成立正式建議，請政府立即實行。監委們也作同樣主張，在國內外輿論一致催促下，財產稅已勢在必行，結果一再拖延，外國報紙也等得不耐煩了，竟直率的提出批評說：「中國政府是有錢人的政府，至少，可以說政府對富有者是偏袒的」，這種批評，雖嫌過火，但也有幾分道理，在那些要人中，清風亮節之士固不乏人，但富有者為數亦不在少數。可是，他們怎麼願意訂定一個辦法來掏自己的腰包呢！

我們再來回顧一下，這個「蛻變」的過程，去年年初，財政部曾邀集專家討論，在文字上用盡推敲功夫，把起徵點定為五億元，對象是全國富有資產者，外表看起來很公平，實際上是不公平，把豪門巨富為對象，一變而為五億元資產的中產階級。草案訂定後，送請行政院核定，行政院又交全國經濟委員會研討，至六月中旬，全經會開始審查，始而交回財政部重訂徵課方案，繼而決定邀集參政員、立法委員、京、滬、民意代表開座談會，九月中旬，全經會改定財產稅名稱為建國特捐，並訂好了「建國特捐條例草案」，呈請行政院核示，立法委員們等得心焦，又再度決議「促請行政院速訂辦法」，行政院遂呈請國府核示，於十二月十二日國務會議正式提出，決議交財政部研究修訂，一直到今年一月二十三日，國務會議才正式通過，建國特捐又改定名稱為救濟特捐，範圍也就日漸縮小了。

孔門四傑

孔祥熙先生號庸之，他的爲人，正可以用他的號來表現得很清楚，也可以說最恰當沒有了。然而這樣一個平庸的人，却做到一品大員，掌握了抗戰前後的經濟大權，這也是一件奇事。在中國，政治上以及任何方面，只講關係，不講能力，這論品德。孔爲國父之連襟，後來又爲蔣主席之連襟，自然不愁不飛皇騰達了。孔爲山西太谷人，家裏本來有錢。在民國初年前，銀行錢莊未發達前，山西票號左右了全國金融。太谷人又執山西票號的牛耳。孔家也有二家票號，一家在青島，一家在北京。以前沒有國貨，也沒有銀行錢莊之類，山西有錢的人，就把銀子鑄化在地窖內，這樣強盜來了，也搶不去，所以稱爲「莫奈何」。那時山西論人財富，不曰金條而曰「莫奈何」。莫奈何自然也有大小，普通都在千兩左右。孔家當時有三個「莫奈何」，雖算不得首富，自然也是在太谷城內稱得起的一家。前二年，有不少人攻擊孔，他自己說：「我本來有錢，做了官自然也積聚點下來，我自己又省吃省用，這才有錢多。一般窮小子，自己不會弄錢，就攻擊我，太無聊了」。孔確是本來有錢的，自然大家不會否認，然而成爲中國人存：在美國的美金最多的五個人之一，不能說與「官」沒有什麼關係吧！

孔爲山西人，既然稱孔，所以他常常自稱爲孔子之後，至於什麼時候由山東搬來山西，他自己也弄不清。曲阜孔家，倒也願意認他這位同族的人，反正向財政部領錢，可以便當一點。在民國二十九年，後方反孔運動已十分普遍，昆明尤爲激烈。那時孔還自持無恐，乘了蔣夫人到昆明去視察，他

也到昆明西南聯大去演講。他一登台，開頭便說：「近來有不少人攻擊我，這都是無中生有，其實我是姓孔的，我那裏會做壞事呢？我們孔氏門中，向來沒有壞人的。」西南聯大的學生聽了覺得好笑，等到孔第二次再去時，西南聯大的牆上貼了「孔氏門中，並無此人」。孔自己看到，也做聲不得。

不管多少人攻擊孔，說他生活奢侈，甚至有人在民國二十八年時，說他每天吃的水，都用飛機自香港運來。這話，未必可靠，孔雖考究，然而香港水究竟帶點什麼味兒，照化學成分分解起來，也仍是H₂O而已。孔在民國二十九年，在重慶便提倡節約食糧運動。他主張吃糙米，他主張吃雜糧，他還組織了一個營養學會。這番舉動，有誰能來相信他呢？

孔的用人，也是另具隻眼的，他非常賞識高秉坊。高是孔當大權時灼手可熱的人物，氣餒之盛，開了稅吏之先例。高爲山東人，跟孔歷史很久，孔當青島電報局長時，高便當庶務科長。高有一特點，就是替公家採辦用品，都用比較少的錢去購得，多下來的錢，就買些實用品送孔。高對孔說：「這樣公家照舊把公辦了，沒有遺誤，私人也有利益，豈不公私兩便。何必一定弄得公私兩困呢？」孔對高非常佩服，認爲不可多得之幹才，所以後來高就跟孔一步一步地升上去。孔的用人，注重幹才，所謂幹才，就是經營商業的才能。孔常說：「凡對於經濟沒有辦法的人，對於任何事都沒有辦法。」又說：「對於自己經濟不會打算的人，那能會對團體或國家打算呢！」孔抱了這樣的用人方針，結果他門下的經濟學士，自然是多財善舞了。在戰前，已有孔門四傑之說。這四傑，都是在孔氏手下掌握經濟大權的。那四傑呢？就是：「宋子良」「徐堪」「陳行」「鄒琳」。宋子良爲宋子文的介弟，戰前已任中央信託局經理，戰時主持西南運輸公司，這是全國做生意最有苗頭的地方，然而他替國家沒有

辦好，在自己呢，却不負姐夫孔祥熙的期望。陳行爲中央銀行副總裁，勝利後以財政部特派員的名義來上海主持東南金融。徐堪辦理糧政多年，說起糧政弊端，有人說已查明者有一百二十種之多！鄭琳主了十年的財政，成績何在，很難說得清楚。

所謂孔門四傑，如此如此而已！

國大糾紛真相

國大代表報到，是在三月十八日開始的。各地代表，紛至沓來，日有數起。南京城內裝點得喜氣洋洋，大會堂擴大了，門前新建的照壁，綴有「中華民國萬歲」六字，和「天下爲公」的橫額，閃閃相對。兩座綠色大牌坊，繞以松柏，配着紅字，富麗堂皇。六百個職員忙得不可開交。代表們從四方八面齊集首都，餐館旅舍早已被定一空。百輛大汽車穿梭街頭，惹得市民望車興嘆。對於蕭條的南京市面，國代們之來臨，宛如打一針繁榮的興奮劑。

每一代表月領膳費一千四百四十萬，宿費九百萬，如果會期超過一月，再行補發。另外每人辦公費一十萬元（暫定），旅費開達四千萬。當然，代表們自己也要帶錢來南京零花的。各省市地方當局，照例要致送一點敬意，其名亦爲旅費。上屆制憲大會時，某省當局會創最高峯，每位代表致送三千萬。今年的法幣更不值錢，平均每位代表從當地獲得一億的路費，不能算是高的估計。至於縣政府的敬意，可以不必估計數字。到會的代表，計有兩千八百餘人，每人所領得的路費公費及地方當局敬意

等，暫以二億計，合共五千六百餘億。這批來自偏僻小縣的貴客，既到首都，免不了要購置一番，酬一番。

據說司徒大使會有過緩開建議，其原因與和議有關。制憲的國大是國共分裂的起點，行憲的國大能緩開，或者還可以做試探和平的文章。但和議既如曇花一現，所以司徒的建議也只好付之流水了。國大是三月二十九日開幕的，但選舉糾紛臨到開會的前夕還沒有解決。國民黨爲着保證民青兩黨的名額，發生了政黨提名與簽署當選之爭。在選舉法上，二者本來是並立的，事後在國務會議上又通過了一條選舉補充條例，黨員非經政黨提名不得當選。這本來與法不合，只是爲着保證兩黨名額而設的，糾紛也就因此發生了。

未經政黨提名而簽署當選的國民黨員，共有六百餘人。這六百餘人發生了退讓問題。其中應讓與本黨的是三百人，應讓與青年黨的一〇一人，應讓與民社黨的七十人，有已協議退讓的三十七人，已預寫辭職書的六十四人，提名時因未寫辭職書而被取消資格者二十七人。於是，這些退讓代表，組織了一個「民選代表聯誼會」，向中央請願，要求發給當選證書。他們的理由是護憲，意志非常堅決。正當問題鬧得難分難解的時候，首都新民報上突然發表了某教授的一篇爲簽署代表打抱不平的談話，說民意選出的代表，任何人不能任意變更名單，並以歐美選舉爲例，說得頭頭是道，這可影響了中央的決策，由司法院作簽署代表於法有據的解釋。於是決定同黨的不再退讓，但以黨讓黨的原則，友黨的仍須退讓，這個原則仍須維持。這樣一來，問題簡單了不少，六百多個簽署代表，減弱了一半的力量。

蔣主席對這件事也感覺得棘手，幾次對選舉嘆氣，認為「黨人太自私，不爲我，也不爲國」。在中訓團十週紀念會上還批評了某部長一頓，認為「既然控制不了黨，談什麼保證名額」。其實某部長心裏明白，主張政黨提名的不是他。辦黨的成績是要黨員在競選時能够勝利，不是在使黨員失敗，異黨當選。政黨提名和保證名額，是別人爲着拉攏民青兩黨參加政府玩的把戲。所以陳立夫先生接見簽署代表時，他充分表示了同情他們的意思，答應可以發給證書，要他們找吳鐵城去。吳氏也有說不出的苦衷，政府要對民青兩黨履行諾言，否則他們將以退出政府爲要挾。好在簽署代表減少了一半的力量，退讓給民青兩黨的一七一人總好想辦法。誰知民選的代表一致行動，加緊請願，清晨去看吳鐵城，深夜坐候陳立夫。日夜不息，輪班坐候，張厲生被弄得沒有辦法，曾自請處分。他說，誰叫當時選總誤聽黨的約束，而沒有把民選票多的即行公佈。

至此，問題還是不能解決。因爲簽署的不讓，而中央提名落選的也請願不息，在中央黨部雙方天天唱對台戲。中央在沒有辦法中想出了一個辦法，凡肯退讓的，組織戡亂動員委員會來容納，其待遇爲簡任一級。但會爲選舉而傾家落產的，那在乎這一官半職，風潮還是不能平罷。中央提名的以維持黨紀爲理由，簽署當選的以護憲爲名目，各不相下。但後者的理由要比前者的光明正大些，於是當前者屈服的時候，後者又有一幕精彩的演出。

蔣主席的最後王牌使用出來了，首先召見了中央提名代表，說他們沒出息，中央既已提名，反而落選，有什麼理由再來吵鬧。他們被主席一罵，一口怨氣放在肚子里，只好唯唯而退。蔣主席同時召見簽署代表，說明政府不得已的苦心，本黨的以法解決，不再退讓，而退讓友黨的，是一個政治問題。